

芹山集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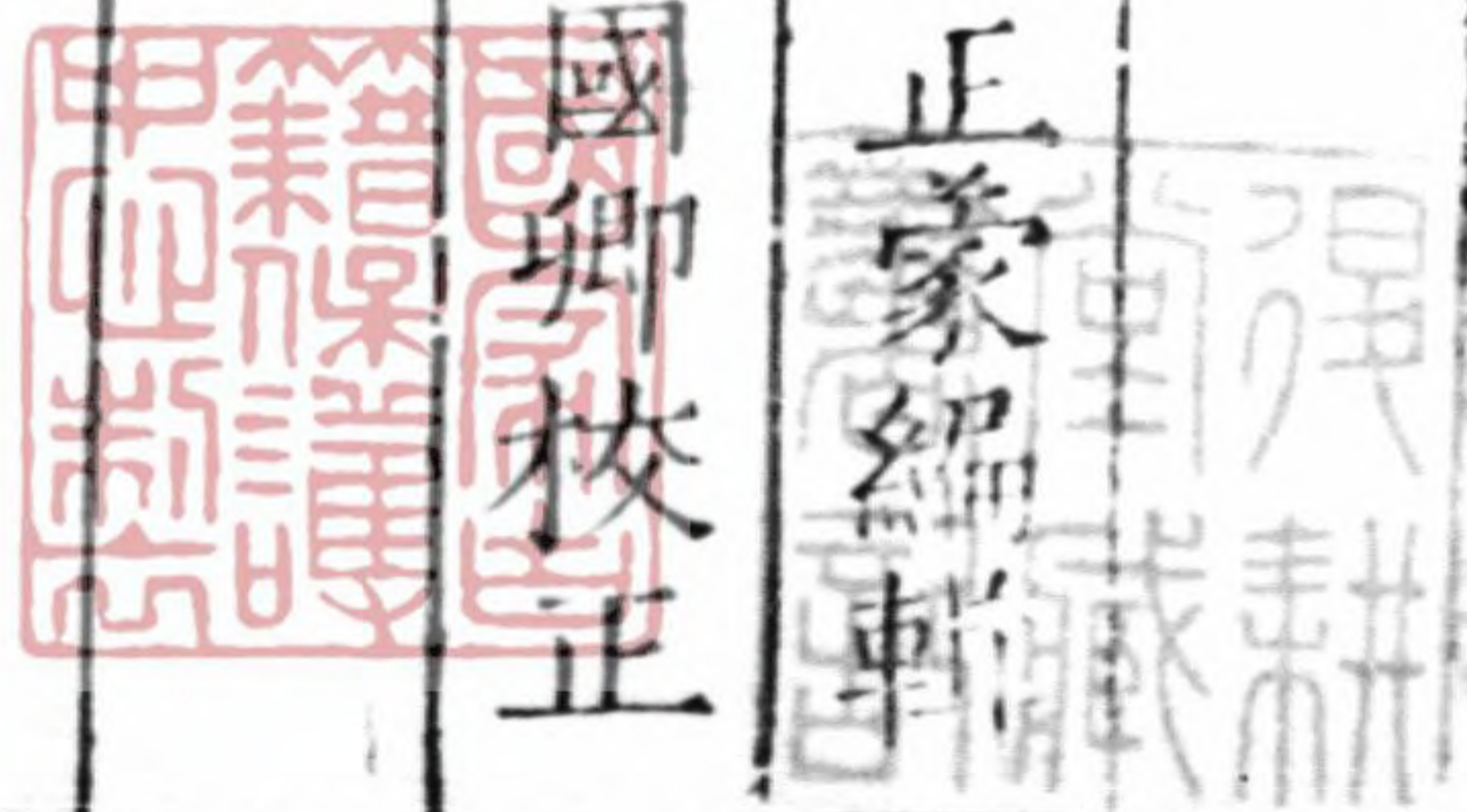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門人胡正蒙編

賜進士出身南京戶部郎中門人黃國卿校正

記

光嶽樓記

皇上御極之十有二年惟獻臣越我庶邦御事罔不祗協
維時海嶽効靈百度順軌而道化雖然以洽君子曰
嘻此大順之實也先是嘉靖己丑儒以大司徒之屬
出守東邦乃按圖籍得所謂光嶽樓者乃竊嘆曰猗
與休哉光嶽之義大矣哉南望興思恍如憑虛御風



獨立於泰山喬嶽之上暨庚寅入郡歲且告饑某乃
匍匐往救之弗暇矧放逸越明年辛卯賢雋彙征冠
諸列郡時則與諸君子徘徊登眺俯察仰觀欲一記
諸未能也又明年壬辰暨癸巳雨暘時若民物熙熙
時維九月乃復偕諸君子以登則見棟宇暈飛簷阿
霧隱凌空紆曠泰嶽增輝茲光嶽之所以名乎客曰
未也又從而躋之則見其燦然而列岫者雲物興也
晶然而垂象者日月麗也左顧而群峰萃律如踞如
伏者泰嶽之奇觀也右盼而羊腸迤邐如拱如幃者
太行之呈秀也又南睇而衡湘吞吐北望而燕雲閃
爍者諸嶽之輝映於兩間也茲光嶽之所以名乎
曰似也請更躋之曰聖人興神物以前民用王者全
至德以昭太和昔者成周定鼎於洛邑曰此天地之
中也陰陽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而萬世仰文明
之治不衰是故光嶽氣完則賢聖出而天下治光嶽
氣分則天地閉而賢人隱茲光嶽之所以名乎諸君
子乃作而言曰噫有是哉夫魯介在東藩泰嶽真其
極汶泗導其流是故春秋賢聖出而此其興而萬世道
學是宗焉乃茲東郡實據上游則所以鍾靈孕秀上
繼千載之緒者將無其人乎某嘗閱志而品題於百

世之上或以德業或以文章或以節義遐哉邈乎光
映史冊吾不得而見之矣乃今

昭代人文乘運以出洋洋如也俛俛如也其所以對揚先
烈而奮庸熙載者亦既有其人矣猗與休哉光嶽之
義人矣哉吾又安知百世之下所以上繼魯鄒者將
無其人乎乃遂書之用昭不朽而復系以詩曰

於維我明

真茲齋極

奄有龜蒙

泰山壁立

東有長河

壯茲金湯

源流浩渺

洙泗之將

中起危樓

古稱光嶽

偉哉形勝

伊誰之作

天佑我邦

誕興文運

光嶽儲祥

乘時思奮

爰有作者

上繼魯鄒

道垂千載

豈伊人謀

我蒞東藩

于茲四禩

大有頌仍

賢豪胥繼

爰荷天休

會逢其適

我士我民

樂且無極

明明天子

建乃中和

昭茲大順

元氣匪磨

敢用大書

闡茲微義

千萬斯年

永綏厥治

杭州右衛進士題名記

明天子御極稽古右文簡賢弼治聲教訖於四海乃三歲

命鄉論秀士升之南宮又論而升之

天子曰進士

制也乃賜宴于瓊林又命大司空勒石于

國學用昭不朽亦

制也猗與休哉越惟嘉靖甲午儒以觀風入浙遂入簾
得備觀兩浙之英郁郁乎彬彬乎越明年而韓子應
龍傳臚甲天下杭之張子維岳與焉乃輒嘆曰浙之
人文其盛乎暨丙甲其復濫竽督學得盡觀兩浙之
英濟濟乎洋洋乎越明年而茅子璿傳臚甲天下杭
之翁子相與焉輒復嘆曰浙之人文其日盛矣乎是

皆紀之辟雖播之天下而令聞無斁者維茲右衛
復為題名記者何君子曰風世也其風之者何曰浙
進士尚矣武弁進士自張子始也又試京闈繼張子
而連對子

大廷者自翁子始也是亦不可以風乎于時都閩氏李君
節適隸武事懇予言以記予謝不敏既而張子進士
懇之者再且曰風教乃職也將無言以為二三子告
乎岳也寔拜君之賜不朽予乃冒言曰於戲我

國家經緯化成之道其斯以為盛乎蓋嘗讀詩至兔爰
而仰見成周豐鎬之治阜阜乎有弗可及者是故其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曰赳赳武夫公侯好述曰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夫以在野之臣而日與周召畢
榮之徒相後先故至今稱成周豐鎬之治者不衰迨
至漢建初永平間而橋門羽林之士悉令知學君子
未嘗不予其有三代之遺風矣矧我

聖明全盛之日神道設教則其人文之丕變宜何如哉詩
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張子乃
降階而拜曰盍記諸子曰未也予聞古之所謂不朽
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今茲諸君子之
進矣其德乎其功乎抑亦言乎吾不得而知也其

爲周召乎畢榮乎其亦建初諸臣乎吾亦不得而知
也書曰爾惟敬明乃訓迨配于前人諸君子其慎哉
不然奚取于名亦奚取于不朽都閭氏請遂鑿諸石
用以告大嗣是而興者子曰可哉

科第題名記

代作

國家懸科舉以待士其諸肪於古乎曰未也古昔先民
莘野釣磯接迹堯舜其名實之播諸宇宙者何如也
然則科目之士由此其選者抑未盡合古人乎曰未
也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則科條品式燦然海內者亦
聖人通其變於未窮之道也勢也是故聖王通變以

宜民君子應時而名世昔者成周命鄉論秀士升之
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又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凡
以簡賢而成天下之治者也我

明憲天立極賓興彛典率視成周故賢才之出雖不盡假
之科目其在今日或亦有不能外是而他求者矣維

茲雄州密邇

神京涵濡

列聖之化最先且久則其人文不變宜何如哉越自開國
以迄于今在

太宗時則有若人宰氏劉某在

憲宗時則有若司馬氏侯某在

武宗時則有若司馬氏侯觀其他奮庸以出者彬彬相望

猗與休哉茲乃僉議勒石用昭鑒戒而以記屬諸都

御史袁宗儒乃拜手稽首曰嗚呼先哲尚矣予復何

言哉予聞太上貴立德君子無近名茲舉也將無近

名乎哉傳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是惟皐陶稷契其人焉然則茲名也獨非君子之所

重於天下後世者哉蓋君子非名之患而德業之難

如其伊皐諸君子焉則亦追配前人矣如匪伊皐諸

君子焉則將遏佚前人光矣於戲上下數千百年而
卓然名世者其誰哉某也是懼敢鑱諸石用以告夫
同志者

歲貢題名記

明天子受命十有一年詔天下曰惟古帝王旁招俊乂嚴
惟不式用不釐耿命乃茲適崇科目匪是弗庸其無
乃闕德矣乎其自今彙征有位惟其人不惟其官將
無休哉維時天下諸司率奉揚

德意遴選多賢貢之

天子躋諸華要而施爲聲聞亦遂日流嗚呼詎謂十室無
人哉夫杞梓榎楠同產於山故山爲勝珍惟寶藏同
生於川故川爲靈人才乘運以出或哲而謀或溫而
直或慈而良或矯悍而毅要之唯器所適而顧於科
目之外漫不之崇焉豈其然哉雒州屬在山谷控引
京華吾嘗俯視方輿大雄小雄之山巉巖萃嶽如踞
如伏龍泉易澗之水滌迴旋繞如環如帶則喟然嘆
曰美哉其茲山乎懿哉其茲水乎其所以發我人文
之秀者乎暨觀我

國初御史大夫而下凡若干人皆由貢其選已而入總
臺省樞建勳庸其諸庶士則項背以興率多思奮古

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其信然乎哉邑侯某既鐫
科第題名於左方矣乃並鐫諸貢士相頌頡焉君子
曰是可以觀政矣夫政以飾治治以昭德故德立而
名孚則民勸治飾而物軌則化行化行而勸時乃罔
不興於乎休哉予時爲御史大夫敢執筆於后以俟
觀風者采焉

喜雨亭記

昔孔子作春秋書曰六月雨君子謂之喜雨云維嘉
靖辛丑儒以陝西按察使奉

命旬宣東土時左轄侯莎亭氏貽書曰維邊警孔棘維民
饑孔殷吾子其圖之某乃有憂色乃遂間關入濟則
見鴻鴈嗷嗷載胥議賑乃質諸莎亭氏曰嘻艱哉盍
相與圖之亡何莎亭被

命撫蒞門某乃再命左轄如莎亭氏乃益有憂色爰卜壬
寅春三月二日將視篆厥明齋戒陳牲乃奉

彛典誓于衆曰嗚呼予倘怠政奸貪神其殛之否則賴爾
二二子同心昭假用求感通之義僉乃齋戒誓如前
禮成出廟庭谷風習習爾靈雨濛濛爾觀者竦然旋
復霽午乃會藩臬諸大夫于經濟堂酒初行厥或告
之曰雨矣其我東人之慶乎予曰未也酒三行瑞靄

氤氳歌聲載沸厥或告之曰雨矣雨矣其我東人之
慶乎予乃攬衣出戶矣猶短亭則見靉然而興者雲
也颯然而至者風也祁祁然而入者雨也觀察氏秋
臬子曰嘻休哉其我諸君子之慶乎乃遂把酒于亭
對時育物僉曰盍識之余乃欣然操筆題曰喜雨或
曰未也尋乃夏四月不雨五月復不雨乃初卜己卯
禱于壇弗雨又越月癸巳禱于壇丙申乃大雨千里
滂沱蓋東山數十年所未有者時鄉大夫王侍御氏
貽書曰昔人為御史平反天大雨人謂之御史雨然
則我公之在東山時雨降謂之方伯雨不亦可乎某
慙不敢當因憶疇昔守東郡時每禱輒應屢獲豐年
我穆太史氏許少宰氏亦旣賦以詩矣而是歲復雨
暘時若民物熙熙詩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儒未敢
貪天功以為己力然亦安敢忘茲明賜乎乃載邀諸
公觴詠亭上衍衍陶陶蓋不知與東坡之為古今也
猗與休哉諸公謂誰曰方伯氏南陽王公鴻漸大叅
氏三原雒公昂姑蘇朱公純遂安余公鉞河間韓公
威曰少叅氏為永平盧公耿麒麟慶陽張公鵬翰蓋喜
之故長言之長言之故志之是日也亭記告成靈雨
復作知是歲將復大有年矣某敢不稽首拜手為東

人致丁寧之意云

西淙草廬記

去壺山二十里放于九龍達于鼓角中有峰曰紫帽
突起群山之麓厥維震方泉流瀑布噴壑幾數丈人
望之若飛虹隱霧尤爲紫山之勝故有誌曰西淙豈
其與壺山峙列相爲靈秀爾乎民部大夫寒泉爲先
人卜兆曰止于時具築室讀書其下茅簷竹檻洞然
與西淙往來客有過而問之者曰淙之周可以適我
遊淙之清可以濯我纓吾子殆將有取於茲乎寒泉
子曰未也曰君子惡塵囂以近名惡詘身以信道是
故寧靜致遠厥德乃崇吾子殆將遂底於茲乎寒泉
子憮然曰其不類敢藉山靈而封樹之言依之廬而
仰思之抑唯思過佚我前人哉工既訖乃屬記於廣
陽陳其曰穆哉淵乎西淙之築乎夫君子居必思親
仕不廢學凡其悲惋悽憤沉沒醜郁之懷率於山水
焉寄之是故卜必以阜尚崇也觀必以泉尚動也環
必以竹尚節也合而名之曰廬尚藏也藏斯寂寂斯
感感斯通寒泉子時行墟墓而聞秋蛩之鳴也得無
感然以思者乎天空雲歛風和鳥鳴寒泉子時而大
觀以盡天地萬物之變也又獨無有繫於中者乎是

故其思親也近孝其樂山也近仁其樂水也近知行
一物而三善皆備者西淙之謂也厥維淵哉寒泉子
聞之乃徘徊瞻顧愀然靡寧曰茲惟命矣曷鐫之以
圖不朽

廬陽喜雨記

記也者記也廬陽雨曷維其記諸昔者孔子作春秋
凡雨有每時而一書者君子謂其有志于民其歷時
而總書者君子謂其無志于民是故考其書而事應
昭矣夫惡得而弗記乎我

明太子御批軫念民艱不遑暇食乃歲乙巳春下詔曰朕
每念四方水旱如彼淵冰其詔天下守令各子惠困
窮用稱朕意一時中外臣工罔不兢兢然精白乃心
以承休德維夏四月徧自陝被

命量移廬州時歲旱視事甫三日即從諸大夫禱于山川
越三日雨未足又越七日戊午太守仁和張公瀚循
行阡陌至自壽春甫入郊即雨君子謂為隨卓之澤
其信然乎哉過此五月不雨六月復不雨太守有憂
色乃洗心齋戒敬告百神越七日不雨復為文禱于
西郊如初禮不雨乃徒跣暨別駕晏子若川暨儒禱
于南郊如初禮時亢陽益烈爍石流金民用洶洶公

義形于色將變置社稷予曰姑少俟三日當自能幹
施元工耳僉曰諾越翼日太守方與予二三子議政
于堂俄而淒然颯然林谷響應少頃則雷電交作溜
石浮堦平地忽三四尺而凡浮槎大瀦諸山陰雲閃
爍大雨方百里厥明勾萌秀實百穀用登噫嘻休哉
其我廬人之慶乎太守乃揖予曰盍記諸甚不敏然竊
憶疇昔守東郡暨左轄東藩時每禱輒應屢獲豐年
乃茲復覩盛美亦何能已於言哉謹按洪範庶徵曰
肅時雨若曰僭恒暘若感召之幾其應如響惟公循
良大政深入民心天之監觀其寧無以陰隲者乎書
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敢紀其實述
續

天休用對揚

天子休命是舉也諸在公者為合肥知縣歐思賢為府經
歷章俊為教授曾敬等法皆得書抑詩有之靡人不
周無不能止觀者將不以予言為誣哉

察院開渠記

昔有宋龍圖學士陳堯咨知永興軍日嘗奏引龍首
渠入城庸以惠民時乃受

勅曰相厥上之高卑究斯民之利病既蕩邪而難老亦播

惠於無窮後三百餘年乃復湮塞入我

明京兆余肅敏者復奏疏之左引龍首渠自東城而入右引通濟渠自西城而入又於城內各分一渠迤邐旋轉至西北隅入蓮花池而闔城盡食甘水矣然而渠尚未遍也嘉靖庚子夏旱甚長安民有近御史臺而居者咸以得水爲艱乃相率請于侍御張公曰水渠遍長安獨此懼塵囂而未之及且明公受

命按陝剔蠹絕奸訪求民瘼閔閔焉不遺餘力然則廣堯咨之故渠惠我民之餘潤其將有待乎公曰諾乃召魏守廷萱命之曰京兆惟汝氓子惠亦惟汝責曷亦

是務乎守曰唯唯乃引渭穿渠量工命日因其勢而利導之自西南廣濟坊分通濟渠一支引之而東流過貞度坊山院西而入及階之西逾階之東復由院東而出東過肅察坊又東北過節鎮坊環流而西至西北隅會故渠合流而入于蓮花池院之內爲井者二院之外爲井者八經始于六月己卯落成于七月丁未事既竣前進士節推李文昇際括其事質諸按察使廣陽陳子曰嗟乎茲渠也其利溥哉嘗讀易至井之九三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君子觀象謂九三有濟用之才而復有王明之

遇則上下感受其福矣 侍御抱直節奇氣凡所施
為直欲興利濟時用殫澄清之志茲舉也乃復訪先
哲而充拓焉俾我兆民日用飲食伊誰之賜蓋其事
若微而勞民勸相亦在其中矣嗚呼井之義大矣哉
讀者以是求之可也

感遇軒記

嘉靖癸卯儒以山東左布政使提調
場屋時進

呈錄欠慎蒙

恩謫陝西宜君縣尉因病築室山中賦此

軒以感遇名者何志感也曷感諸曰君臣之義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者也為人臣而弗共其事弗賜之死
而姑謫之官且復藉是而與聞乎困亨之道其遇孰

加於此乎客曰何謂也曰

國家之事孰有大於賓興者乎事竣而
獻之於

天子孰有大於敷言者乎賓興也者尚賢也敷言也者錄
實也是故錄而匪實曰欺賓賢而有隱辭曰訕訕與
欺均之弗共其事而得罪於君者乃弗賜之死姑謫
之官而得與聞乎困亨之道嗚呼其遇孰加於此乎
曰辭也者言乎其失得也事也者言乎其專制也

後部發題本

聖旨近來科場出題刑文俱是御史自專考試等官莫敢可否云云欽此

今天子亦既有明見矣乃復謫之遐荒焉無乃已重乎曰

臣得罪於君罰無赦子得罪於父罰無赦藩臬之謂何乃靡然以從之君何謂已重乎雖然生殺予奪惟君所制而困窮拂鬱則謂非成全乎我者不可是故杞梓楸楠投之於窮山峻嶺人跡之所不到卒之挺然於歲寒而弗彫者不可謂之不遇也橫渠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易大傳亦曰困德之辨也嗚呼是其爲遇也大矣寧獨無所感也夫問者唯唯乃遂書之於壁用以識此軒云

二范遺愛堂記

嘗讀周南至甘棠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喟然嘆曰君子之經營天下其所以感人動物者因如是其深且遠哉按宋史元昊弗臣侵我疆場西北諸邊岌岌乎無寧歲矣粵自寶元以范雍氏爲鄜延環慶路安撫使知延州俾之禦寇未幾其子仲淹氏以秘閣校理繼知延州乃築城砦教甲冑訓將士興營田時乃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喪膽尋知慶州兼經略環慶諸羗受命呼爲龍圖老子云某每讀史至此未嘗不仰慕諸公風烈幾欲訪遺踪而軌轍焉未能也歲嘉靖己亥

明天子命

謹身殿大學士翟公某經略諸邊時某爲參政守河西
職當從事乃遂由鄜川達上郡則見白豹金湯延袤
千里輒嘆曰美哉山河之固其范老之遺乎曰未也
已乃由鎮州入靈武則又見材官騶發縱橫列郡則
又嘆曰美哉甲兵之富其范老之遺乎曰未也乃遂
由靈武返于慶州又見夫雉堞之峩峩井邑之連絡
則又嘆曰美哉民庶之密其范老之遺乎幾欲執筆
以頌揚休美顧戎馬劬勩亦未能也嗟乎嗟乎豈諸
公經略有難以鋪張而揚勵之者乎迨庚子歲春王

正月某朝

關于慶陽郡治禮告成某字淮請曰茲郡爲范老故第且
有手澤存焉蓋往觀諸則見題于梁上曰某年高平
范仲淹書蓋公領郡時作也遐哉邈乎其百世如見
者乎已乃敬謁公祠而禮焉一時庭燎有赫棘栢干
霄遶豆靜嘉神人存悅某乃再拜稽首而言曰嗟乎
茲其爲甘棠之遺愛也與哉夫君子之吏于茲上匪
直名寵之恃而惟威德及遠之難有宋不競國步多
艱今日議獻納明日議獻納今日議兄弟明日議兄
弟微二公之在邊吾恐賀蘭山之前後淪于左衽亦

久矣然則我公之功不其大哉記曰有功德于民則
祀之二公以之堂故有基爲楹者四爲廊者二舊扁
曰景范易之以遺愛者袁守也君子登公之堂席公
之愛其亦有所感也夫因爲之記且繫以詩俾后之
人歌以祀公云

有木兮蒼蒼有音兮琅琅維茲獻歲兮肅將儼豆
登兮躋公堂憶昔夏虜兮跳梁驅蛇豕兮侵予疆
黃沙白草兮茫茫秋風弔古兮亦孔之傷天其不
遺我民兮世德相望經略西北兮壯金湯腹中數
萬甲兵兮破天狼河山百二兮威武孔揚嗟嗟旃
寵兮竄遐荒奠嶺函兮樂未央祀公神爽兮心徬
徨嘉山嘉嶺兮椽筆流芳謬予守土兮酬椒漿敢
託斯文兮識不忘神其終惠此邦兮千秋萬歲將
與日月而爭光

芹山集卷之十

志文

明進士文林郎萊陽縣令李公墓誌銘

維嘉靖乙酉吾師皐東先生卒于正寢厥嗣春先乃走狀京師曰先也無祿乃吾親奄逝壽也僅五十秩也不逾郎官而竟齋志以歿嗚呼痛哉唯先子辱大夫知孤也亦既執經於大夫之門矣其尚銘之吾先子死且不朽儒受而讀之潛然曰嗚呼吾師皐東遽止於斯耶其天乎其數乎其道之窮乎維吾先子之官于晉也先生師事之儒於先生也師事之春先之

於予也則又北面事之是其相與以道亦既三世矣
乃茲弗克執紼于晉徒爾心喪焉銘尚可辭耶乃按
狀公諱黼字成章號臯東其先上黨人宋季賦輸於
遼厥先祖曰清者病其飛輓乃即遼境而居焉即今
之武鄉墨鎗里也清之六世孫曰儼金大定間舉鄉
進士撰李氏世系碑延及我

明譜益蕃衍厥祖曰敏者爲威縣令有惠民思之咸
曰公之德溥矣後其有興乎敏生鸞鸞生子七長即
吾師臯東黼也公生而穎異風神秀發自少即潛心
理學鑽研蒐輯靡所底止弘治初今春坊中允楊公

維聰父司教遼陽講明孔子正學吾師聞而往從之
獨領大義楊公喜謂人曰道之晦也久矣可賴以傳
者其李氏子乎自是學日有得時吏部侍郎南陽王
公以憲秩督學于晉試而竒之遂進而與語格致之
學性道之原終日不倦先生之學駁駁乎上達矣已
而今大司寇淳南張公時叅藩于晉爲子延師謀諸
南陽公乃薦吾師講焉淳南見之愕然曰臯東者不
獨問學可師行亦爲人師矣自是與二公時相究極
學益有得聲流三晉正德丁卯領鄉薦辛未登奮試
第聞母高氏夫人喪則匍匐奔歸哀毀踰禮祈大司

成虎谷王公志之已而復請諸薦紳輓之每讀輒嗚咽不已聞者哀之甲戌起登唐阜榜進士觀戶部政督餉鴈門懋著勤績大司徒器重之乙亥秋授山東萊陽令時值流賊兵燹百務皆隳先生毅然振起繕城隍以固本蠲租賦以裕民間犒獨以輯衆掩胔骼以召和時有豪右族恣行不法者則力制罔貸群奸歛手期月而民用少寧當道旌之曰六事駿興海邦爲最且薦之

天子以需大受時議補諫垣或者以剛復少之事遂寢而豪右之不便者亦漸熾孽之矣先生慨然曰是尚可
以行其志也乎乃掛冠歸築室于臯原之東若將終身焉位不滿德論者惜之先生則怡然也每教諸子曰小學近思錄不可不讀否則無以成身矣間居而從之者益衆所著文集若干卷歲乙酉十一月十六日偶語諸子曰吾神靡寧或者其還造化乎湏臾而逝顏而如生家人亦不知遽止於是也嗚呼其天乎其數乎其道之窮乎儒嘗登太行渡汾陰負笈於先生之門也聞其議學學然竊嘆曰道其在茲乎及觀其處天下事也侃侃然則又嘆曰政其在茲乎推而達諸天下無難矣乃茲出宰百里觸危機賈萋菲齋

志以歿卒未竟其施焉嗚呼其天乎其數乎其造物者妬之乎抑將遺之於后人乎距其生成化乙未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一君子曰非天也配武氏扶溝永威之女子三曰春先娶常氏國子生至之女曰春熙娶魏氏邑庠生玉之女二子俱廩貢駿駿嚮用側室趙氏子一曰春熙女五長孫男一女三俱幼以丙戌年閏十二月七日葬于東原之上春先乃懇求予銘光昭前烈是可嘉已抑其操心勵行所以發揮先人之志者將不在茲乎將不在茲乎乃次其行實而系以銘銘曰

維晉之嗟表裏山河陶唐啓運流風匪磨其風伊何式維淳沕有開必先多士穆穆垂千百禩執德者剛匪吐而茹浩氣相望於維臯東風秉英特力索窮探群籍是式乃闡遺編覺我后先茫茫墜緒孰紹其傳學以廣才仕以行義秉道嫉邪貂璫孰避侃侃其辭毅毅其武掛冠西歸亦孰子侮臯東蒼蒼汾水洋洋嗟我人斯亦孔之臧瞻望臯原俯而嘆息造物盈虛疇亦能識嗚呼尺蠖屈兮良用信兮龍蛇蟄兮言存身兮嗟嗟臯東其將利乃后人兮予銘斯原爰俟諸無垠兮

明勅封孺人鄭母歐陽氏墓志銘

古今稱訓子者曰孟母曰歐陽氏之母及考其列傳則謂孟也斷機荻書者歐陽氏也乃皆遂成名儒千古下鮮見其儔焉或者遂謂古今人之不相及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留都前侍御鄭君濂者儒癸未同年進士海內聞其孝父矣往歲夏四月太孺人壽九十吾同年屠太宰氏彭中丞氏暨諸君子各賦詩若文壽母于堂侍御喜動顏色問之則曰其母壽而康也逾年太孺人疾作侍御朝夕卧榻下湯藥必親嘗蓋衣不解帶者將半歲矣無何遽以訃告已乃衰

經詣吾門泣請銘嗚呼同年之母猶母也其尚忍銘吾太孺人耶辭不獲乃按侍御狀而志之曰太孺人姓歐陽氏諱貞系出安福宋太師文忠公之裔宣德初厥祖號梅庵者嘗募金陵奇勝乃泛舟采石尋六朝舊跡登覽所至輒題識今郡誌中所載梅庵者是也一時縉紳隱逸方結社鍾山聞公至亟延之主盟久之買田淮湖遂爲應天江寧人云梅庵生省庵爲太孺人之父景泰丙子巳卯間與侍御祖立齋相繼領鄉薦癸未塲屋災立齋幾殆時侍御父遂間公甫一歲鄭氏之緒微如一綫立齋憂念之太孺人之父

省菴云君設不起當以吾女妻之立齋感泣且謝君子謂延鄭氏之宗者自茲始矣後立齋疾愈與省菴同爲太守已復同疏乞休時稱爲醇德二先生焉太孺人隨宦邸省菴公嘗教以列女傳孝順事實諸書及笄歸遂閒公祇事舅姑值朱安人遘危疾卧床褥者數年太孺人乃日夜侍側調護且籲天願以身代姑臨終執其手曰吾無以報汝願汝生子娶婦亦如汝弘治初遂閒隨宦大名將從學京師太孺人理家政弗克從乃爲置側室李孺人以往迄今五十餘年無間言李生子二曰河曰渠太孺人教之讀書幹

無異已出迨遂閒公棄背復與之同室嘗諭之曰我與汝皆未亡人也當同心以終事無以彼此爲也隣婦有悍妬者聞之愧而改焉初立齋居官清約歸田來靡贍太孺人暨遂閒公黽勉從事且盡脫簪珥以濟時訓其子曰濂爾家世有聞爾當力學追配古人我乃弗忝丁先世用是厥子感激思奮乃嘉靖二年登進士授監察御史際

郊祀禮成

恩封父某爲監察御史母歐陽氏封爲孺人嘗服冠服指以示侍御曰

文集下
二十
朝廷以爾貴推恩爾父及我將何以報侍御服茲訓亟
以忠貞自誓嘗出按兩浙風裁凜然後轉爲湖廣按
察副使祇慎官常垂二十載嘉靖庚子丁外艱服闋
當北上太孺人命促裝侍御懇辭之曰母老矣吾忍
爲絕裾之行哉太孺人強之再四終不出蓋自戊戌
歸養至今十有五年矣朝夕相依煦煦一堂嘉靖甲
辰河登進士太孺人喜曰是可以慰厥考于地下矣
後六年忽以疾卒太孺人哭之慟諭侍御曰撫恤其
妻若子咸汝責且時加愛護視諸孫子尤篤其他恤
細雖濟顛進莫可殫述蓋太孺人天性則然有非人

力所可至者嗚呼賢哉乃茲嘉靖壬子二月廿有一
日終於正寢逝生于天順六年壬午四月七日享年
九十有一考其平生淑德懿行蓋自孟歐而下可相
頡頏至於始終一孝畧不以功名利達動其心若侍
御者或亦不多見也母之壽有以夫有以大傳曰事
親若曾子者可也噫豈亦有得於賢哲之源流而可
以風世也與哉子凡三長即濂太孺人出次即河暨
渠李出孫男凡四曰栢曰柎曰桐曰梅栢應天府學
生員渠出餘皆幼侍御卜以是年十一月啓遂間公
之窆而合葬焉君子曰禮也儒乃志其事且爲之銘

以系之曰侍御云者從太孺人受封之官也銘曰
於維綱常曰慈與孝若昔大猷茲迪彝教風移世降
邈焉盡倫嗟太孺人獨抱天真敬事宗祧穀貽孫子
白簡飛霜

彤庭受祉仙源六一長發其祥象賢崇德昭茲耿光一
日三公疇能奪志華髮霞帔融融孝思子昌而順母
壽而臧敢告太史百世流芳鍾山峩峩佳城壽業我
銘斯藏敬昭民極

明故 誥封宜人華氏墓誌銘

嘉靖辛亥冬十月二日廣西太守白君怡至自滇南

謁予曰怡不類往歲席我前人休服

寵命逮妻華氏封宜人今沒且七年矣言念怡昔從先兄
尚寶爲公門下士茲猶子復締姻于公門則知吾白
氏者唯子在敢請一言死且不朽予曰嗟乎予病廢
久矣何能文何能文辭且再弗獲乃按憲副華君狀
而爲之銘宜人無錫興道里人也華於無錫爲宦族
其居興道里者尤盛父諱寅有隱德母鄭氏宜人幼
而端凝父母謂必貴爲之擇所宜歸者久之而後得
太守君君爲先太保康敏公孫中丞敬齋公子與其
兄尚寶洛原君皆賢而世其家尚寶旣第進士君以

廕授光祿歷今官宜人年及笄歸繼前鄒宜人是時
太守君母何夫人備極成福享有春秋太守既失前
鄒於盛年似續未定念夫人老且戚日視顏色以為
悲懼外則前鄒氏媪居常不能忘情若女無祿乎白
氏太守君難之宜人能體其意在何夫人膝下愉愉
翼翼朝夕問視不輟初終乃何夫人之母儀婦道邦
家令式宜人二循蹈不越太守君父事尚寶兄弟友
愛中丞公之廕尚寶君不以廕子而以廕君宜人即
又能下其妣如太守君之于兄以故門內無間言而
能最得何夫人歡心其在鄒華之間歲時餽問不先

之鄒不及於華太守君不至以行爲導爲世指議而
鄒氏媪之於白亦無異於鄒在之日追中年見太守
嗣弗廣即爲置側室既各有子若女自孩嬰提抱以
至成立鞠育之恩如同已出內外之人亦莫辨其爲
嫡與庶也宜人之行其大者如此自其歸當白氏貴
盛而勤儉冲素復出流輩至於施于先後之際或以
私意有所輕軒將何夫人因之以悲懼太守君因之
以喜怒而其仁厚均平之德出于天性則固多克相
于夫子者噫其亦可謂賢也已宜人歸若干年而太
守自光祿轉上林初封孺人後轉督府進今封又若

千年卒又若干年而太守有廣西之命太守義不繼者亦久矣茲歸乞言襄事蓋重其德云宜人子三人長曰應雲宜人出國子生次應奎次應徵皆側室出未聘女三人長適郡庠生鄒明華宜人出次二人俱側出孫男二曰繼高曰繼曾孫女一俱幼宜人生於弘治己未九月初二日卒於嘉靖丙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僅四十有八卜壬子春二月二十日葬于諭塋之側乃載筆而為之銘銘曰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宜人若涵濡周南而力屏紕綺嗚呼其殆庶幾乎六四而中行獨復之君子

邪晉陵峩峩喬木鬱鬱我銘斯藏聊以風世

明故奉政大夫德州知州王公行狀

故德州守王公子豸衰經居陝秋九月致書京邸曰孤不肖無以事我先君我先君嬰疾子德之官舍以死孤重惟先君之行之泯是懼惟孤不敏亦嘗師事左右惟先生亦稔知先君之行之實也敢請為狀用圖志諸石焉惟德州為京兆時予嘗悉其政于耳目乃按其往事考其世系而為之狀曰公諱宇字德周溪山其別號也厥先為鳳陽之定遠人四世祖曰友諒者從董士選討顛賊於元貞間厥有不績錄之授

千戶守禦隴西傳六世祖曰居者調關中遂屬籍西
安前衛粵自六世以下克慎厥行及公蓋四五世于
茲而族益大矣公生而魁梧童穉時綽有大人志乃
翁號雲仍者隱德弗耀居家耽子史嘗曰吾家世武
習惟吾子乃敦尚詩書昌厥宗者其惟吾子乎公遂
刻勵於學治毛詩時從長安達者游討論諸同異時
督學虎谷王公雲鳳試其才重之延正學書院公益
飭躬勵行疊疊罔怠至於先民緒論時有未達者則
質之虎谷用是所造益深虎谷乃擇諸郡邑之俊秀
者從之游公每教之慎行檢崇禮讓故一時出其門
者多名士若今諫院裴君幼紹宗內臺韓君奕皆相與
講論正學焉弘治壬子領鄉薦連不得志於南宮方
益圖深造乃翁雲仍公曰汝志在遠大顧吾老矣恐
弗及見也蓋任諸公瞿然遂入選授成都之仁壽令
推仁壽在川爲劇邑俗尚告訐公下車即諭以孝弟
禮讓明井疆以杜紛亂禁釋老以正風俗延師儒以
育人才用重典以威姦暴久之民漸化訟亦漸息有
井戶百餘家恃險謀作亂公往撫諭以信義衆感且
泣曰吾曹苦於苛窘於賦故爾冒死惟明府其少撫
之可即事牛犢公曰諾衆即靡然從命亡何有殺人

而逃諸深林者求之弗可得逮夜寢若有神語曰某
林之藏之者某之敵也達旦執而訊之得其情士民
驚愕遂以神稱之蓋其憂民之誠蒞官之節幽有可
通於神明者故為之朕兆如此甫二載績用有成適
丁內外艱公號泣奔喪仁壽之民留不忍別後起復
改除順天之固安公復任如仁壽之政而砥礪日加
焉維是邑密邇京師權奸之干政亂紀者相繼公守
正不屈久之卒無敢干以私者人每難之邑舊無城
垣蓋歷唐宋以迄于今民甚苦於兵革公乃言曰設
險守國義也亟上封事

制可之遂鳩工修築政暇則親勞之壕塹下不數月而功
告成比歲歉恒有萑符之盜乃或環視而不敢近者
惟是城焉依父老遂為立生祠樹之碑而昭之頌禮
部侍郎顧公清識之曰以身任責不避嫌怨成一方
之保障於數月之間使此邦之民子子孫孫得安枕
而卧者王君之力也公可謂見重於清議者矣侍御
盧公雍亦送以詩曰城高功百世保障一方民因薦
之朝遂擢判順天蓋當道知公之才足以有為故升
之京兆異秩也維京師諸夏根本尹丞而下惟判是
司顧環畿輔諸郡邑率多中貴每施行輒有梗之者

公曰吾知守官焉耳矣利害非吾計也間有弗若於政者即絕以法用是百度修明宿弊頓革或有欲中傷之者而幸莫施其計蓋其守正之操久而弗渝故自不為之怵爾三載考績居最階承德郎

勅曰心存為國之固政著保民之蹟隨事効勞旣毋勤於幹濟奉公守法乃克謹於操修其愛知

天子而榮名縉紳者如此雲仍公贈如其官母戴氏贈安人光賁某壤用成厥志仍公之志配耿氏封如其姑鄉邦榮之未幾轉濟之德州守德州四省之衝送迎饋役無虛日先是官之者率難其任太宰以公之練

達特推用之公益不避艱險節冗費以紓民急浚河漕以通轉輸其諸權貴道經於德者率不少假借間有乘傳而擾民者乃發其秘藏得私鹽億萬計悉按之法聞者歛乎德人甚賴之當道方且交章以薦而公病且死矣卒之日德人爲罷市蕭然西歸多生實扶掖以行大惟公平生以立身行道為任故自筮仕以暨厥終宦蹟所至動有可觀是故委身官守忠也克成父志孝也忠孝立而大節其庶幾矣君子謂王公於是乎可予然而壽不滿六袞官不階重任者命也故論者每重其材而惜其死焉距生於成化丙戌

十一月之五日卒於嘉靖癸未三月之八日享年五十有八娶耿氏生男二長即豸事舉子業次曰貌側室李氏出女三孫女一俱尚幼豸以仲冬六日葬於華林祖塋之次謹撫其行實如右用俟大君子而志之墓謹狀